

好管閒事的人

沈從文



好管閒事的人

(署名羅俊)

一

某一個星期四，在一個畫報的編輯室中，一個年青人口裏含着一根烟，坐在一張搖動椅子上搖來搖去看他的信件。這件是一堆，在一種無從清數的凌亂無次情形下散滿一棹子，這少年編輯先生，每把一件東西攪到手，就隨便撕開，看一看，或是嘆聲氣，或是笑一笑，又或是在那遠地寄來的照片上用鉛筆畫上一個符號，就馬上丟開，又取第二件。

是這樣，在這少年人以爲有大的趣味在？看他在一種工作中，眉只鎖攏去，聚成在一處，似乎工作已苦着這少年人的心了。然而在那爲烟子包圍的臉部，常常是不自然的在笑，工作於少年，又似乎未嘗無大的趣味。以生活作遊戲的心情，縱有着那疲乏的頹喪，也許這不是根本的無聊原因吧。

這編輯室房中，除了這編輯先生以外，就只有一架鐘似乎可以代表活動東西了。鐘挂在壁上，對着窗，編輯先生把頭從寫字桌的信件堆上舉起，向左望，是窗子，向右望，就望到了鐘。一個圓臉漢子似的鐘的表面，笑容可掬模樣一爲編輯先生見到就聯想起他一個朋友，

於是他就去注意這朋友臉盤上的長短針所指地位。

——還只三點呀！

一種突然而起的怪想，在心中湧起，類乎在嘲弄另外那個朋友濡緩的語腔中他把鐘責備了一次，就又低頭到外面寄來的稿件中去了。

鐘却是仍然嬉皮笑臉的走。鐘的達滴達滴聲，在編輯先生腦中所起的聯想是胖子朋友剝瓜子。剝來剝去不見瓜子殼落地，但時間在這種細咬輕嚙中，却當真一分一秒糟塌了。

這少年，把一枝剛抽到一半的香烟，隨意丟到腳旁痰盂裏面去，烟頭落水嘶的響一聲，就在這種響聲中，少年却又燃了火吸上一根新

烟。

一件件看去，照例的，一些頂壞頂糟的文字照片，也不能不裁開瞧瞧，這於少年就免不了有些委屈似的。不幸的是每一天總是如此。雖然在十張較精緻的照片中有一張較佳，則已不爲辜負編輯人的眼睛，但實際上則可以用得下的總在二十分之一以下，一個畫報社，原是要靠各方面的材料供給，既不得已已在報後面加上歡迎稿件字樣，則醜的烏七八糟的自然而就源源而來了。有時且還得在這類全屬糟粕的材料中遠取那稍稍敷衍得去的東西，爲刊登出的，以免一些蹩腳攝影家無端攻擊，這事業，真有許多地方使人提起是搖頭，沒有辦法的！

少年正吸着烟在一張女人相片上加以「放正面」字樣，在編輯室門外，有人用手背敲門。從聲音上少年聽得出這是經理的知會，便把烟從嘴上取下，說，

「少甫先生？請！」

所謂少甫先生者，正是與少年從鐘面上想起的那個胖朋友形貌相反的一人。這人在瘦長的臉上安置了一封大的圓眼，種類上每易使人引起這人先人爲猴子的誤會。鼻子梁下塌，也與平常人相異。說話聲音是天津土音，但從骨格的細小上就可認得出這類秀氣身材不是江浙以外人所有。

少甫在房中人說請以後，就把門推開。他們於是點着照例的頭，

編輯先生起身來讓經理坐那一把自己所坐的搖椅。

「勿客氣，談談就得過去。」

經理不坐，少年也不好意思坐下，兩人都站在桌邊。經理把那張少年正打着記號的女人照片拿在手上。且念那原來的附註：

『……亦即閣卿將軍之七女公子也。閣卿將軍既於日本故去，近聞女士方奉其生母寓於……』

少年見其經理一面讀一面手顫不已，就很怪。隨後復見經理在這女人相片上以極慘怛色相同，若不知身旁有少年在的樣子，少年更其嚇然了。

少年不知不覺就略退。

在少年的退走中，已把經理驚醒過來。經理還是顫着手向少年搖擺，意思要他不要去。少年知道這想必是同經理有大關係，不知應當如何是好，就走近少甫身邊去扶着他坐倒到椅子上去。

他急急促促帶着驚詫又若十分瞭解的模樣，說，「少翁，少翁，痛了麼？……」

「不，不，」說着就強立起身。然而又復不得已坐下，這相片，無意中爲少甫所見到，少甫從這相片上把所有半生頹唐情形全記憶起來，全身失去了彈性，欲行動也不能自由了。

坐下的少甫，手中還捏着那張相片不放，一面結結綣問少年這是打從那兒來的。

少年一時爲這怪異變局所訝，不知所回答。然而少年立時就又記起這封面的地址還留在桌上，就拿把少甫去看。少甫念着那封面背後的文章，不住的點頭。

「君，我以爲這個此時不必登載，換一張好了。」

少年說，「少翁既然以爲不妥，那就莫用他也成。不過不知道相片對少翁是甚麼關係？我看少翁氣色不怎麼好，不知是不是這相片……」

「不，不，並不是，並不……」

少甫越分辯說與這相片無關係，少年則益深信這相片與經理關係之大。

「那麼，少翁，這回信是由我還是由……？」

「我想暫時莫回信，君以爲如何？」少甫一面說，一面慘怛望着少年，少年忙說「成」。

少年看經理樣子，似乎須把這相拿去，就笑笑的說：

「少翁可以把這相片拿去吧。」

經理見少年正說着自己心事，又似乎奇怪少年對自己太注意了，就兩可的說「不拿去也成，左右這相放到我那裏又無用處。」

「我以爲還是拏去，到將來有信來問到時，再到少翁處來取，才好？」

「那就如此辦，我拿這相……這相像一個我熟的人，所以，哈哈，你莫見我剛才情形着驚，我是因其爲太容易使我想起來……哈哈，君，這相不是很美嗎？」

少年見到經理先生勉强的笑，不符內心的言語，心想「這相豈止像」？然而對經理不好說甚麼笑話，且明明見到此時的經理，神不守舍的樣兒，就帶笑的安慰似的說，「初初見到這相也一驚，大約就是太美了。想不到這與少翁的……」

「這一期都有些好一點的東西」？少甫把話岔開到下期畫報上去。又說「以後應當告印刷處共印一萬張，在外省近來銷路似乎好點了。」

少年也順到說當真在八千數目上面加印兩千，大約不會剩多少。經理拿着相片那隻手，竟離開腰部特遠，如相片爲一極可怕之怪物，這情形在少年冷眼中也看出了。少年本來先就驚於這相片突然寄來又並未附有何種信件爲疑。且相片中人之模樣，秀雅嫵媚，不類其他平常女子，而附註中文字又大異乎普通男子，則相片來源更覺可怪了。如今見少甫一與此相片寓目即呈不能自持之興奮狀態，始了然於此相片的用意，或者，寄相片人初非欲在畫報上露面，殆專爲少甫亦不可知！

少甫來此把欲說的事情亦全忘，不久借故走去後，少年一個人在編輯室中尋想適間的情形，已斷定這相片中必有大祕密在，就想到明

白這内幕的方法，想了半天還是少結束，只好一面低頭看未完的稿件一面瞎猜下去。

二

其次一個禮拜的銀光畫報中，在第一頁上刊登了一個本刊經理郁少甫的相，一切布置爲經理自己所作，且在四圍用了無數的文字。這文字，作一種自述式體裁。其中一半懺悔一半是牢騷。少年更覺奇怪了。

少年又不敢把那一次見到女人相片經理的情形告知其他同事。單去問經理以往的事情，則同事中所知都正差不多，全無補於這祕密的

暴露。但他總以為這女人是同經理有極深關係，不過這關係不是瞎猜瞎想所能算得到。他還斷定這一來，以後總還有事情發生，說不定還有同前的相片寄來！

在下一個禮拜四的日裏，少年仍然是在揀選着外埠寄來的稿件，想起在前一禮拜這日，恰有那樣的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，或者今天這一堆稿子照片中又有一女人的相片發生另外一件事！

想到這樣時，少年在他那微作紅色的淨白臉部，漾着一種微笑了。

那鐘還依然在素壁上剝蝕着時間，如今還不到兩點鐘！

編輯室中一些煙氣，鼻着找出處不得，編輯先生却老脾氣烟只吸一半又重新另吸上一枝。

「哈，又來這莫名其妙的文章呀！」他把一個信封連同三張用鉛筆寫就的新詩，一齊丟到桌下字紙簍裏去。嘆了一聲氣，冷笑了一下，這個慫慫的投投稿人的大作，就算送終了。

於是第二件東西又在他手上；照例的撕着那來件封面。照例的笑。後照例的放在一邊或即記上號頭與應當附註的文字。一個畫報編輯先生的命運，就是這種命運！

在日頭底下的事無新的，這就是說在上一個禮拜有的這一禮拜的

這一天也未嘗不可以發生。年青的編輯先生，把那桌子上一大堆來件，順次的裁，看，丟字紙簍，打記號，隨即又把一件如同上禮拜一樣的封皮的郵包拿在手上了。看字跡，是與上次完全一樣。少年編輯躊躇了。裁開還是不裁？不即裁，先拿來放在手掌上稱量，一種無目的底估計，結不會從這估計中猜出這包封的內容來。

負責編輯的責任，把外面寄來的稿件裁開，不算怎樣罪過。然而這明知道是同經理有關，且這東西實際也就是爲寄給經理的東西，雖然按着責任的裁開，作去是無所謂不該，可是良心怎麼樣？多知道一點別人祕密自己也無形中加上許多累贅，這又是少年所有過極好經驗

的事情。並且裁開倘若又是上禮拜那麼一張相片，自己倒不如作一人情留與經理來裁爲妙了。然而萬一從這張相片上可以發見一點另外秘密？

發現別人秘密亦人之恆情，在這想望中並且也蘊所謂惡意，少年就因這無害於事的好奇心又放不下這一件東西。

……？

正因爲並非與怎樣大節有關，少年倒爲兩種矛盾心情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他想從這兩種去就上找出一種折衷的辦法，因此去請壁上鐘的教。是怎麼一種方法？鐘告他在時間上來看法件可不可以裁開。目